

sg007

sg007

1999-01-20

1942-09

BC)

1941 11 10 731

1942 9 4 12

[-

50 " "]

8 9

12

12

1933 5 16 1942 9

4 12

1941 11 10 731

1942 9

[" "] 50

" " 8 9

12

12

12

控诉日本细菌战的滔天罪行

我叫易孝信，1933年5月16日出生，我的老家在常德市武陵区东郊乡三闾社区第三居民组，易家湾村在细菌战受害前是一个小村子。1942年9月前后，不到4天的时间，我们村子里死了12口人。其中我的大姐和小外甥惨死在细菌战中，现在回忆起来心情十分沉重。

易家湾村的村民们，^数大多是靠租种地主家的土地过日子，少数的几户，虽有自己几亩薄田，但每年的农田收入也不足以养家糊口。因此，大部分人家还要到城里去卖苦力以^充经济来源。这样才能勉强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。当时出卖苦力的有挑河水卖的，有充当石码头工人搞搬运的等等。其中搞搬运工作的码头工人最辛苦，他们不仅要负责沅江航运港口货物的装卸工作，而且还要负责城内死人的殓葬工作。

自从1941年11月10日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常德城内及郊区撒播鼠疫细菌后，鼠疫广泛流行，害得我们常德人民惨死无数，导致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者比比皆是。我们易家湾村就在常德城郊一里左右的地方。这场鼠疫浩劫是难以躲过的。就在1942年9月的一天，我村的六位码工人：易德彪、易德经、易孝慈、易孝荣、易孝堂、胡毛儿以及邻村两位码喻承德、喻培儿负责~~殓葬~~城里顾北树的母亲。当时顾母的年岁大约50岁。她是患的“写鸭症”死的，这种病症实际上就是鼠疫，死后全身呈紫黑色。这八位负责殓葬的码头工人在死者家里吃饭喝酒，给死者装殓，因而全部染上了鼠疫。他们回家有不到

四天的时间里全部都惨死，易孝堂年仅8岁的女儿易友芝，胡元儿9岁的独生女胡小妹也随着父亲而去。我们的姐姐易梅珍对外甥张得星因回娘家探亲，误饮邻居的茶水也染上了鼠疫身亡。邻居的邻居年仅12岁的吴希银也被传染上了鼠疫身亡。这八位惨死的码头工人和他们的亲家以及我的姐姐、外甥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基本相同，他们都是发高烧，全身抽搐，死前呈紫黑色，在不到四天的时间里全村及邻村惨死12人引起全村人的极大惊恐，没有死人的几户都逃到亲戚家躲灾去了，死者家中外人不敢进去帮忙，死者无人殓葬，道士不敢到死者家中做道场。例如我的堂叔易德阶死后，没有棺材，无人指丧，他的儿子易孝伦只能撬了几块楼板，临时钉了一个匣子，自己用肩挑匣子扛到坟地埋葬，由于匣子太小，他父亲的一只脚还露在外面，真是惨不忍睹。我们这个小小的易家湾村及邻村在四天之内突然死了12人，其中八户失去了年轻力强的男人，留下的是孤儿寡母。本来就贫穷的家庭由于失去了顶梁柱，其悲惨的境地是可知。例如，易孝慈的妻子本来患有眼疾，由于丈夫暴死，哭得死活来，不久便双目失明，生活无着落，只得带着不满三岁的小女儿到处乞讨直到全国解放才是活下来。我的另一位堂叔易德钰有四子一女，他死后，我堂婶无法养活他们，就把二儿子送给了别人，后来这个孩子因受虐待而自杀身亡，她的第四个儿子又因病无钱治疗而死去。

1942年9月，我已满九岁，以上情况，是我耳闻目睹的，那悲惨的情景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回想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

的中国人民、常德人民以及我们易家湾村的父老兄弟姐妹们
带来的灾难真是义愤填膺，我恨那些吃人的豺狼。想到
到这里止不住我忿的心情，禁不住我泪流满面。至今日本政
府还不承认细菌战的实事实。用尽种种藉口否定我们的诉颂
这是非常愚蠢的作法，这只能给他们自己不老的脸脸上再
涂上一层黑。这里我要正告日本政府，你们前人所欠下的中
国人民以及我们家族父老兄弟姐妹的血债一定要偿还的。
我们有决心和信心，打赢这场官司，我们会教育自己的子孫
不忘国仇家恨，日本一天不认罪，即便我们这一代老人不在世
了，我们的子孫也会斗争下去，不计胜利绝不罢休！

控诉人 易孝信

1999年文月20日